

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

## 第三回 現化金員外之家 投托古淨慈之寺

詩曰： 夜夜生蘭夢，年年種玉心。  
充閭看氣色，入戶試啼聲。  
明月還珠浦，高枝發桂林。  
北堂書報日，不啻萬黃金。

卻說喻孺人在水盆中撈起一個星來，雙手捧著，一口吞之，自家倒也不覺。員外其實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恁的不仔細也！」孺人道：「昔人杯影懼吞蛇，我這也是一差二誤。」員外道：「杯影是假的，恁星是真的。」孺人道：「這正是弄假成真。」員外道：「且是可惜這一個好亮光光的星子。」孺人道：「偏你又說甚麼星子可惜哩。」員外道：「惺惺自古惜惺惺。」大家反又取笑了一回，才收拾安寢則個。

明日起來，只說是掬水誤吞星，那曉得是燃燈古佛投胎現世，借肉住靈。直到對月紅信愆期，卻曉得是有喜。孺人一則是初葉，二則是吞星，心下分疑慮。員外也不放心。二人商議到關爺廟裡祈求一籤，看後面是凶是吉。員外親自拿了香燭紙馬之類，來到關爺廟裡，五拜三叩頭，把前項口詞細說一遍，雙手捧著籤筒，剛剛的搖了一搖，就有一根籤翻身落地。員外低了頭拾將起來看一看，原來是五○三籤，下面有個「中平」兩字。員外又加禱祝一番，說道：「果是五○三籤，願求兩個聖筮。」果然兩個聖筮，略不穿破。員外唱了喏，謝了關爺，到於西廊之下，進了簽房，見了道士，施了禮，遞了一個紙包兒。道士拿出五○三籤籤詩來，遞與員外。員外接過來一讀，這詩就說得有些蹊蹺。詩曰：

君家積善已多年，福有胎兮禍有根。  
八月秋風生桂子，西風鶴唳哭皇天。

金員外讀了這籤詩，心中轉惱。道士看見金員外吃惱，問道：「這籤何處用？」員外帶著惱頭兒答應道：「問六甲。」道士說道：「若是問六甲，大吉，大吉。」員外道：「怎見得？」道士說道：「『八月秋風生桂子』，這不是大吉如何？」員外道：「多了一個『哭皇天』，只怕不吉。」道士說道：「你原只問生子，不曾問甚的禍福。那一句是個搭頭。假如問禍福的，這『八月秋風生桂子』一句，就落空了。」

道士雖然是解得好，金員外心上到底有些疑慮。辭了道士，轉入家門。喻孺人連忙接著，問道：「求的籤如何？」員外把個籤詩朗誦一遍。孺人道：「似此籤詩，凶多吉少。」員外又把道士的話說傳述了一遍。孺人道：「那是面諛之詞，難以憑准。」員外道：「我還有個道理。」孺人道：「怎麼樣的道理？」員外道：「我前日在通江橋上看見一個先生，頭上戴的是呂洞賓的道巾，身上披得是二○四氣的板折，腳下穿的是南京橋轎營裡的三鑲履鞋，坐一片背北面南的黑漆新店，店門前豎著一面高腳的招牌，招牌上寫著『易卦通神』四個大字。那求筮問卦的，如柳串魚。是我賠個小心，到他的鄰居家裡問他是個甚麼先生，那鄰居道也不知他的姓名，只是聞得他道是鬼谷子的徒弟，混名鬼推。這等的先生『易卦通神』，我且去問他一個卦來，看是如何。」孺人道：「言之有理。」

好個員外，整一整巾，抖一抖袖，撩衣緩步，竟望通江橋而來。只見那先生忙忙的占了又斷，斷了又占，撥不開的人頭，移不動的腳步。金員外站得腿兒麻，腳兒酸，遠輪他不上。沒奈何，只得叫上一聲「鬼推先生」。那先生聽知叫了他的混名，只說是個舊相識，連忙的說：「請進，請進。」金員外把個兩隻手排開了眾人，方才挨得進去。兩下裡相見禮畢，那先生道：「員外占卦，請先說個姓名住座，占問緣由。」員外道：「小可是湧金門外，姓金名某。今敬問六甲，生男生女，或吉或凶。」那先生是個慣熟的，轉身就添一炷香，唱上一個喏，口兒裡就念動那：「虔叩六丁神，文王卦有靈。吉凶合萬象，切莫順人情。夫卦者與天地合其德，與日月合其明，與四時合其序，與鬼神合其吉凶。皇天無私，卦靈有感。謹焚真香，虔誠拜請八卦祖師：伏羲聖人、文王聖人、周公聖人、大禹聖人、孔子聖人、鬼谷先生、袁天罡先生、李淳風先生、陳希夷先生、邵康節先生，前傳後教，演易宗師。再伸關請卦中六丁六甲神將、千里眼、順風耳、縮天縮地神將、報卦童子、擲卦郎君、值日傳言玉女、奏事功曹、本境五土祀典明神、本屬府縣城隍大王、本家門中宗祖、隨來香火福神、虛空過往一切神祇，咸望列聖，下赴香筵，鑒今卜筮。今據大明國浙江道杭州府仁和縣求卦信人金某，敬為六甲生產，占凶休咎，難以預知，今月今日，敬叩列聖八八六○四卦內占一卦，三百八○四爻內占一爻。爻莫亂動，卦莫亂移，莫順人情，莫順鬼意。吉則吉神上卦，凶則兇神上卦；吉則吉神出現，凶則兇神出現。伏望諸位聖賢，仔細檢點，仔細推詳。人有誠心，卦有靈信。爻通天地，卦通鬼神。列位聖賢，靈彰報應。」念罷了，把個銅錢擲了六擲，看來是個雷水解卦。先生道：「好一個解卦。解者，難之散也。且是天喜上卦。卦書說道：『紅鸞天喜遇，凶少吉更多。男遇添妻子，女遇得同和。』六甲生子無疑矣。」員外道：「勞先生再看一看。君子問禍不問福，直說不妨。」那先生看見金員外是個達達者，難以隱藏，卻說道：「這個卦，卻好個卦，只有一件不足些。員外你休怪我說。」員外道：「正要先生直說，怎麼說個怪字。」先生道：「今日是個丑日，身在五爻，鬼也在五爻，這叫是個身隨鬼入墓，便只多了這些。卻有天喜臨門，逢凶化吉，員外但放心，不妨的。」

金員外聽知「身隨鬼入墓」五個字，就是五條丈八的神槍，一齊戳到他心坎上，好不吃疼也。你看他眉頭不展，臉帶憂容，遞了個課錢，把個手兒拱上一拱，腳兒輪上幾輪，早已到了自家門首。喻孺人接著，這叫做是個「入門休問榮枯事，觀看容顏便得知。」嘆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原來占課又弗吉個。」員外卻把課名天喜及鬼墓等事，細說一遍。孺人未及開口，忽聽得員外身背一人高叫道：「問甚麼卜？求甚麼神？」員外急轉身來，孺人睜開雙眼，卻是街上化緣的阿婆，約有八九○歲，漫頭白雪，兩鬢堆霜。左手提著一個魚籃兒，右手拄著一根紫竹的拐棒。孺人道：「阿婆，怎見得不要問卜？不須求神？」阿婆道：

「如來觀盡世間音，遠在靈山近在心。  
禍福古來相倚伏，何須問卜與求神。」

這四句詩不至緊，即時點破了金員外、喻孺人。孺人道：「阿婆言之有理，請進裡面坐著，待我來佈施佈施。」孺人剛剛的轉得身來，員外眼睛一靈，早已不見了個阿婆。他夫婦二人便知是觀音大士現身點化，即時擺列香案，貢上三炷寶香，展開那紙爐，化了一回千張甲馬，至誠皈舊像，虔叩阿彌陀。不覺的金烏西墜，玉兔東升。原來這夜卻不是等閒之夜，八月○五是個中秋之夜；這月又不是等閒之月，八月○五是個中秋之月。金員外吩咐收過香案，疊起紙爐。孺人道：「今夜是個中秋佳節，已自備辦的獻餅獻茶，禮天禮地，供案且自由他。不上半晌之久，果是獻了茶餅，禮了天地。只見一輪月滿，萬里雲收，真個是愛殺人也。有賦為證，賦曰：

維彼陰靈，三五闕而三五盈。流素彩而冰淨，湛寒光而雪凝。顧兔騰精而夜逸，蟾蜍絢彩以宵驚。容仙桂之托植，仰天星而助明。乍喜哉生，還欣始萌。經八日而光就，歷三月而時成。呂綺射之而占姓，鬪渾夢之而見名。若夫西郊坎壇，秋風夕祭。類在水，故應於潮；義在陰，故符於禮。取象后妃，視秩卿士，故以為上天之使，人君之姊。瞻瑞彩於重輪，共清光於千里。爾其游西園之飛蓋，騎東鄙之妍詞。會稽愛庭中之景，陸機攬堂上之輝。圓光似扇，素魄如圭。同盛衰於蛤蟹，等盈缺於珠龜。暈合而漢圍未解，影圓而虜騎初來。若乃耳戴為瑞，勝魄示沖，為地之理，作陰之宗。降祥符於漢室，通吉夢於吳宮。睹爪牙而為咎，見側慝而為凶。觀其素景流天，芳輝入戶，婦順苟或不修，王後為之擊鼓。物惟徐孺之說，窟見揚雄之賦。彌關山而布影，入廊櫳而積素。厥御兮維何？望舒兮纖阿。垂靄靄之澄輝，弄穆穆之金波。聞感精之女狄，傳竊藥之嫦娥。皎兮麗天，昭然離華。應魚腦而無

差，驗階其而靡失。亦有畫蘆灰而暈缺，捧陰燧而輝流。搗聞白兔，喘見吳牛。乍認媚眉，遙驚玉鉤。得不薦鳴琴而滅華燭，玩清質之悠悠。正是：

秋半高懸千里月，夜深寒浸一天星。

金員外、喻孺人貪看了一會，不覺二更將盡，三鼓初傳。孺人猛地裡精神倦怠，情思不加，叫聲：「員外，大家安寢如何？」一覺直到明日天明，日高三丈。這不是「閒來無事不從容，睡覺東窗日已紅」，決有個緣故。只見孺人起來，開眼一看，已自產下了一大娃子，也不知是天上掉下來的，也不知是地上長出來的，也不知是自家產下來的，也不知是外人送將來的；也不知是黃昏戌時，也不知是鐘鳴亥時，也不知是半夜子時，也不知是雞鳴丑時，也不知是日出寅時，也不知是朝頭卯時。叫道一聲「苦」，一手叉著牀，一手挽著員外。那員外還在睡夢之中，更不曾開眼。一夫一婦，雙雙的閉了眼，合了掌，跌跏在臥榻之前。那娃子金光萬道，滿屋通紅。卻說那左右鄰友，附近居民，到了天色黎明，日高三丈，無一個不起來，無一個不梳洗。正是：士農工商，各居一業。只聽得天上吹吹打打，鼓樂齊鳴，鼻兒裡異樣的天香一陣一陣。開門乍一看時，金家宅上火光燭天，霞彩奪目。好鄰居，好親友，一擁而來。只見金家的大門尚然未開，了無人語。這風火事豈是等閒？大家撞門而生產方入，門裡也不見個人，堂前也不見個人，直是搶門到了臥房之內，只見禿禿的一個娃子坐在牀上。金員外夫婦二人閉了眼，合了掌，跌跏在臥榻之前。眾人見了，又驚又呆。如說不是被火，頭裡又赤紅火光；如說是被火，如今又煙飛灰滅。如說不是生產，牀上卻端正是個娃子；如說是生產，娃子不合恁的莊嚴。如說不是被人謀故，他夫婦兩人卻已魄散魂飛；如說是被人謀故，他兩人身上卻沒個刀痕斧跡，倒是一樁沒頭的公事。

中間有等老成練達的說道：「這人命關天，事非小可，莫若前去稟明瞭府縣官員，聽他發落，庶免林木之災。」眾人就推陸阿公為首，連名首官。阿公姓陸，是個耆老，年高有德，坊牌人無一個不欽仰他，故此推他為首。陸阿公聽了眾人的計議，諾諾連聲，拂袖而起。人叢裡面猛地時閃出一個小伙兒來，雙手扯住陸阿公衣袖，說道：「且慢些個。」阿公問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，扯住我的衣袖？」那小伙兒道：「小可的就是本家，這死的是我的大哥，我是他第四的阿弟，小可的叫做金四。兄死弟埋，何稟官之有？」陸阿公道：「你阿哥有些死得不明白，焉得不去稟官？」金四說道：「不消稟官。」陸阿公說道：「要去稟官。」爭了一回，終是個「四不拗六」，連名一紙狀兒，稟了杭州府堂上清天太爺。這太爺是清江浦人，姓田氏，田齊之後，居官清正廉能。杭州人有個謠言，說道：「太爺清清而正，一毫人情也不聽；太爺廉廉而能，半點苞苴也不行。」故此人人叫他清天太爺。那太爺接了這個連名的狀兒，審了幾句口詞，拿了一個道理，即時披破狀詞，說道：「據狀金某之死，雖有疑無傷可驗，遺孩之生，雖無母有息。當全仰地方收骸殮殮，遺孩責令出家。存沒兩利，毋得異詞再擾。」

陸阿公領了這些地方鄰右，磕了幾個頭，答應了幾句：「是，是！」急轉身來，買了兩口棺木，收了金員外夫婦二人的屍骸。眾人又商議道：「屍骸雖已殮殮，停柩何所？娃子出家，是甚麼年紀上？是甚麼佛寺裡？須則再去稟明太爺。」那太爺正叫做「高抬明鏡，朗照四方」。只見這些耆老鄰右剛剛的進衙門，一字兒跪在丹墀之下，未及開口，太爺就說道：「你這廝又來稟我，只是停柩、出家兩項的緣由。」這些耆老鄰右連忙的磕上幾個頭，答應道：「太爺神見。」太爺道：「我已籌之熟矣。停柩須則昭慶寺裡北面那慶忌塔下。那娃子出家，又須雷峰之下淨慈寺裡，溫雲寂長老名下作弟子，也就在今日，不可遲誤。」吩咐已畢，即時叫過該房，寫了兩個飛票，差下兩個快手，一個快手拿了一個飛票，逕到西湖之上昭慶寺裡，通知本寺住持停柩塔下。一個快手拿了一個飛票，逕到雷峰之下淨慈寺裡，通知本寺雲寂長老收養小徒。兩下裡處置得宜，存歿均感。

那曉得「人間才合無量福，天上飛將禍事來」。本來是滿天上鼓樂齊鳴，遍城中異香飛散，怎的不驚駭人也！且除了軍民人等在一邊，只說都布按三司，撫按三院，南北兩關。這都是甚麼樣的衙門，這都是甚麼樣的官府，恰好就有一個費周折的爺爺在裡面。還是那一位爺爺，這爺爺：

玉節搖光出鳳城，威摧山嶽鬼神驚。  
群奸白晝嫌霜冷，萬姓蒼生喜日晴。  
當道豺狼渾斂跡，朝天驄馬獨馳名。  
九重更借調元手，補袞相期致太平。

他坐在烏臺之上，早已曉得金員外這一樁沒頭的公事。比時就差下了一個精細的聽事官，到那府門前去探個消息，看那太爺還是怎的處置他。晌午，聽事官來回報：「清天太爺如此如此。」那一位爺爺即時差下兩個旗牌官，下府來提該房文卷上去，要親自勘問。提到了該房，接了文卷，正在作難，那清天太爺早已到了。庭參相見，相見禮畢，那爺爺就開口道：「人命重情，豈容輕貸？」太爺道：「非敢輕貸。但這一樁事，須說沒頭，下官其實明白。」那爺爺道：「怎見得明白？請問其詳。」太爺道：「下官每日五鼓而起，沐浴焚香告天，然後出廳理事。今日五鼓起來，告天已畢，猛聽得天上鼓樂齊鳴，撲鼻的異香馥郁。下官心下想道：這番端的有個祥瑞也。須臾之間，果見一朵祥雲自西而下，祥雲之上，幢幡寶蓋，羽仗霓旌，雙排鼓樂，四塞護呵，隱隱約約，中間早有兩輪龍車，並馳鳳輦，逕下城之西北隅。未久，中間其雲卻自下而上，那左邊車上端的坐一個男子，右邊車上端的坐一個女人，愈上愈高，不可窮究。適來地方人等，口稱金某夫婦二人吃齋，以此下官省悟，止責令收骸停柩而已。」那爺爺道：「現停在哪處？」太爺道：「現在昭慶寺裡，慶忌寶塔之下。」那爺爺道：「娃子有何奇異？」太爺道：「娃子的事，下官不曾見甚奇異，止是地方人等，口稱遠望其家紅光滿屋，近前視之，只見這娃子兀然端坐，雙手合掌，兩腳跌跏。以下官之愚見，必是個善菩薩臨凡，故此責令出家而已。」那爺爺道：「現在何處出家？」太爺道：「現在淨慈寺裡，雲寂和尚之下。」那爺爺道：「賢太守言之有理，處之得宜。只一件來，下民狡詐百端，我和你居上者不可不詳察。」太爺道：「唯命。」那爺爺道：「既然如此說，賢太守請回本衙，俺這裡別有個道理。」

太爺已出，那爺爺傳個號令，叫過杭州前衛、杭州右衛、觀海衛、臨山衛四衛的掌印衛官來，又傳個號令，叫過海寧守禦千戶所、澉浦守禦千戶所、乍浦守禦千戶所、大嵩守禦千戶所、霽衢守禦千戶所、健跳守禦千戶所、隘頑守禦千戶所、滿岐守禦千戶聽八所的掌印所官來，又傳個號令，叫過赭山巡檢司、石墩巡檢司、王江涇巡檢司、白沙灣巡檢司、皂林巡檢司、臯塘巡檢司、四安巡檢司、天目山巡檢司八司的司官來，仰衛官各帶馬軍三□，所官各帶步軍三□，巡司各帶弓兵三□，鮮明盔甲，精銳器械，齊赴西湖之上昭慶寺裡慶忌塔下，開棺見屍，多官眼同相驗，有無傷痕。驗畢，轉赴雷峰之下淨慈寺裡雲寂僧房。多官眼同點檢，有無徒弟，火速回報，無得稽遲取罪。」這叫做個「只聽將軍令，不聞天子詔」。

卻說這些衛官、所官、司官，有許多的官員，馬兵、步兵、弓兵，有許多的軍馬，一擁而來，把個昭慶寺裡就圍得周周匝匝，鐵桶相似一般，嚇得眾和尚們魂不附體。那些官長，哪一個心裡不想著今日檢出傷痕，第一功也；那些軍馬，哪一個心裡不想道今日檢出傷痕，合受賞也。哪曉得抬過棺材來，劈開一個，一個是空；劈開兩個，兩個是空。多官們面面相覷，眾軍士個個相挨。沒奈何，只得轉過淨慈寺裡去也。來到淨慈寺裡，那雲寂長老不是等閒的長老，除了肉眼不在部下，法眼最下，慧眼稍中，天眼稍上，佛眼才是他的家數，這些軍馬全不在他的眼裡。軍馬臨門，他早已知得是按院爺爺查點。一手抱著那個娃娃，一手拄根拐棒，更不打話，逕望察院進步而去。眾官府們一則說他年老，二則有個娃娃抱在手裡，事有准憑了，故此不攔不阻，一路回來。

此時已天色漸昏，歸鴉逐陣，按院爺爺還坐在堂上，等著眾官們來回話。只見眾官們魚貫而入，挨序次跪在階前。那爺爺問道：「開棺檢驗有甚傷痕麼？」眾官齊聲回覆道：「兩個棺材俱是空的。」那爺爺笑了一笑，點一點頭，更不問第二句。只問道：「娃娃幾何在？」眾官又齊聲回覆道：「現有和尚在門外。」那爺爺吩咐眾官各散，另帶和尚進來。眾官散去，和尚慢慢的挨也挨進丹墀裡來。那爺爺便自家站起立著，吩咐道：「和尚不要行禮，一直走上廳來。」那爺爺把頭一抬，只見一個老和尚抱著一個小娃娃，那娃娃頭長額闊，目秀眉清，鼻拱耳環，唇紅齒白，養下來才一日，就是一個布袋和尚的行藏。那爺爺滿心生喜，問道：

「這娃娃今日可曾吃著甚麼來？」和尚道：「這娃娃須則是養下來一個日子，其實的有許多彌羅。」爺爺道：「怎見得？」和尚道：「早間承清天太爺發下來做徒弟，小僧念他出胎失母，乳哺無人，叫過那火者來，抱他到施主家裡去佈施些乳哺。到一家，他一家不開口；到兩家，他兩家不開口；到三家四家，就是□家，他也只是一個不開口。及至抱轉山門之時，天將暝，日已曛，小僧心裡想道：「這弟子莫非是隨佛隨緣的？是小僧將佛前供果搥破些與他吃，他就是一口一穀碌吞將下去。吞之才方兩口，適逢爺爺的官兵降臨，故此小僧抱著他遠來虔叩，伏乞替天行道的爺爺俯加詳察。」那爺爺還不曾開口，只見那把門官高聲稟道：「府上太爺參見。」那爺爺一邊吩咐和尚起來，好生廝養，一邊接著太爺。太爺廷參，那爺爺雙手攙將起來，嘻嘻的笑著，說道：「今日之事何如？」太爺道：「俺學生不過聞而知之。」太爺道：「何為見而知之？何為聞而知之？」那爺爺道：「大凡神仙下界，借肉住靈。這靈性就是仙，那肉身卻是個軀殼。靈性既升，軀殼隨化，故世人謂之曰屍解。賢太守早間親見金某夫婦升仙，俺學生心裡想道：這二人的肉身必定隨風化去，不在棺材裡面了，故此責令多官開棺相驗，一則顯賢太守之神明，一則可印俺學生之粗見。這卻不是賢太守見而知之，俺學生聞而知之？」太爺連聲稱謝。那爺爺又道：「賢太守怎見得那娃子是個善菩薩臨凡？」太爺道：「據地方人等的口詞，下官之臆見。」那爺爺道：「今番俺學生是個見而知之，賢太守是個聞而知之。」太爺道：「願聞其詳。」那爺爺道：「賢太守據地方人等的口詞，憑胸中之高見。俺學生適間親見那長老抱著那娃娃進來，你看他頭長額闊，目秀眉清，鼻拱耳環，唇紅齒白，喜阿阿，笑彌彌，就是一個布袋和尚的形境。這卻不是俺學生見而知之，賢太守聞而知之？」正是：

一切須菩提，心如是清淨。

佛言世希有，所未曾見聞。

若復有人聞，清淨生實相。

若復有人見，成就第一天。

無見復無聞，是人即第一。

這個按院爺爺和那清天太爺，雖說是各有所聞，各有所見，哪曉得其中就裡有許多的因果，耳所不及聞，目所不及見。還是甚麼因果，耳所不及聞，目所不及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